

在苏州，有一座独特的博物馆——御窑金砖博物馆。当我踏入其中，仿佛走进了一个关于砖的神秘世界，也仿佛看到了一块砖漫长而执着的修炼历程。钻进一孔孔窑洞，光从窑顶射入洞中，窑壁上层层向上收拢的千万块砖石仿佛在急速旋转，像是有一股洪流把我推涌进历史的光阴。

## 御窑金砖

# 漫步在历史栈道的光阴

### 一块砖的修炼

步入博物馆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古老的青灰色砖面上，泛起一层温润的光晕。那一块块金砖安静地躺在湿漉漉的黄色泥土中间，或是陈列于场馆的玻璃展柜之内，它们在沉默中诉说着修炼的故事。曾经，它们只是泥土，平凡而普通，沉睡于大地的怀抱。然而，命运的机缘让它们被选中，开始了一场非凡的修炼之旅。

金砖并非用金子做的。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展示的金砖，实际上是黏土烧制成的细料方砖。为何叫作金砖？据《金砖漫地》记载，一是其砖做工考究，烧制有方，细腻坚硬，敲之有金石之声；二是其制作工艺繁复，造价昂贵，每一块制作周期长达两年，把全部成本算下来，在古代一两黄金才能买一块砖，是名副其实的“金砖”；三是古代其砖只能运至京城的京仓供皇宫专用，故名“京砖”，后谐音为金砖；四是皇家御用，用于皇家建筑主要宫殿的室内，比如铺墁在金銮宝殿上，以示尊贵。

古老的金砖烧制工艺极为复杂，需经历取土、练泥、制坯、阴干、装窑、烧窑、窖水、出窑等8大流程29道工序，繁琐却精细的工艺，使得每一块金砖的最终形成，几乎耗尽工匠两年的精力和心血。

从取土到砖坯，从练泥到阴干，工匠们用粗糙而又灵巧的双手，赋予了砖坯初步的模样，开始有了与众不同的修炼。接下来是高温的炙烤，烈火的焚烧，接受最为关键的考验。在熊熊的火焰中，砖坯痛苦地挣扎、蜕变，

舍去了曾经的柔软与脆弱，逐渐变得坚硬而顽强。

工匠们用扁担挑起重重的清水，环绕着窑洞外围的台阶艰难地盘旋而上，到窑顶将清水与汗水一起灌入窑中，窑水从窑顶慢慢渗入窑座之中，遇到高温瞬间化为蒸汽，烈火与蒸汽相撞，使得窑内温度逐步下降，窑砖在冷却的过程中形成了青灰的本色。

经过长时间的炼制后，道道细致的检验和挑选，只有那些质地紧密、色泽均匀、表面光滑的窑砖成为金砖，成为可以承载历史与文化的载体。

它们被铺设在宫殿的地面，承受着众人的脚步，见证着王朝的兴衰。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，积累着属于自己的力量和韵味。每一条纹理，每一处色泽的变化，都是修炼的痕迹，都是时间留下的印记。

一砖一瓦，皆为历史。在博物馆的展示区，陈列着1458块金砖，年代从明朝永乐到清朝宣统。每一块金砖都有着独特的纹理和光泽，除了刻有年代、尺寸，还有监造官、窑户和窑工的名字，仿佛在诉说着那一段段遥远的故事。

我抚摸着一块块金砖，透着凉意的砖块已不再完整，棱角被时光磨砺得失去方正的原貌，色泽斑驳，灰色里泛着白，仿佛在诉说着一路而来的艰辛。一块砖的修炼，又何尝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呢？我们也经历着各种考验与磨难，不断地塑造自己、提升自己。我们也需要经过烈火的锤炼，时间的打磨，才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、更坚韧。

练泥  
复澄以三级之池  
滤以三重之罗  
筑地以晾之 布瓦以晞之  
勒以铁弦 踏以人足  
凡六转而后成泥

### 一孔窑的长眠

一孔孔窑洞静谧又安详，躺在古老的土地上，虽历经岁月沧桑，却依然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一窑一光阴，便是这样一种承载着时光印记的珍宝。

遗址公园内，排列着整窑、半窑、残窑等多种状态的窑，形成群体沧桑感，重现当时金砖生产场景，再现了御窑金砖从阳澄湖畔的黄泥黏土到王朝最高殿堂的历练过程，成为“奉旨成造”的“钦工物料”，成为专供皇室御用的“天下第一砖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明代永乐年间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，大兴土木建造紫禁城。苏州香山帮名匠蒯祥被征召入京城，负责主持紫禁城的建设。他将传统窑砖烧制业中的珍品——御窑金砖运到了京城，成为明清时期历代皇帝钟爱的专用建筑材料。现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十三陵之一的定陵内的地面均为御窑所产方砖铺墁。

“一窑一光阴”，每一座窑都是时间的容器。窑内的温度逐渐升高，金砖在烈火中经受着洗礼。那高温仿佛是时间的熔炉，将无数的日夜凝练其中。从选材到制坯，从烧制到出窑，每一个环节都融入了工匠们的心血与汗水，也融入了光阴的沉淀。

看着那一孔孔窑洞，它们破旧不堪，但蕴含着无尽的奥秘。它们曾见证过宫殿的辉煌，也曾无数人的脚下默默承载着历史的重量。

身处在窑中，一束阳光从窑顶倾泻而下，光阴仿佛变得缓慢而又真

切。尘埃在光线里升腾起烟雾，摇曳生姿仿佛那炽热的火焰，更像是时间的舞蹈。时光仿佛回到从前，工匠们正蹲守在洞外，守望着窑火，如同守望着岁月的流转。他们用耐心和技艺，赋予了金砖生命，窑洞成为金砖的温床，赋予窑洞以无可替代的意义，也让它们成为光阴的使者。

窑洞像一个宝盒，也许每一次开窑，都是一次与光阴的邂逅。当那一块块金砖展现在眼前时，仿佛是打开了一整个窑洞的光阴。它们带着历史的气息，带着岁月的痕迹，让人不禁感叹时光的神奇。或许，这就是御窑金砖的魅力所在，它们不仅仅是建筑材料，更是时间的结晶。

随着历史的变迁，目前仅剩下双孔连体古窑，人们称之为“姐妹窑”。此两座古窑始终恪守着金砖最原始的制作技艺和制作周期，600年窑火不灭，现今仍能投入生产烧制金砖，被称为“活态的物质文化遗产”。

御窑金砖，是时光的记录者，也是岁月的守望者。它们如同一首古老的歌谣，在光阴的长河中传唱不息。在这“一窑一光阴”里，有着永远无法忘却的历史与情怀，有着对岁月最深情的告白。

比岁月更坚韧的金砖，铺设在历史的宫殿；比宫殿更古老的窑洞，沉睡在比国家更古老的土地上。过客来来往往，相视一笑，一窑一光阴，是盛世繁华的光阴，是如今漫步在历史栈道的光阴，亦是未来觉醒的光阴。

文/图 冯莹莹



御窑金砖博物馆主题馆



姐妹窑



御窑内部一角



宫廷金砖铺墁场景